



# 夫妻橋

李明璋編劇 李明璋、鍾彥修改

# 夫 妻 橋

(川 剧 · 高 腔)

李 明 璋 編 剧

李明璋、鍾驥修改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 內 容 說 明

这是根据民間傳說編写的历史題材剧目。

四川灌县都江堰上,于清代嘉庆八年創建一座橫跨岷江,长达一百五十余丈的竹索桥。

灌县是川西平原与松潘、汶川等县的交通要道,建桥前,每当夏季江水暴涨,渡客常遭淹毙。渡船为封建帮会与地痞恶棍所把持,任意敲詐商旅。青年塾师何先德見此情景,立志修建索桥。官紳为营私中飽,以朽木烂材修造,使快要完工的索桥,毁于风雨之夜;为了灭口,又将何先德杀害。先德妻何娘子,在悲痛之中决心繼夫遺志,在群众的协助下与官紳、封建帮会及自然灾害展开斗争,历尽艰辛,終于取得胜利。

## 夫 妻 橋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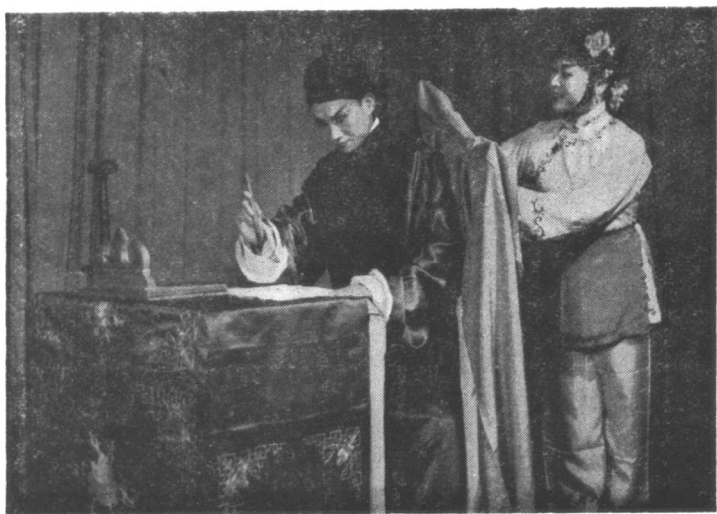
书号 732 字数 51,000 印张  $2\frac{15}{16}$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4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4) 0.30元



第 一 場

藍光臨飾何先德 楊淑英飾何娘子

成都市川劇院演出劇照 張瑞攝



#### 第 四 場

司徒慧聪飾吳澤江 靜環飾戴婆婆



第七場



第 八 場

周企何飾周继常

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傾；  
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  
邹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  
緹縈痛父言，荷担西上書，  
盤桓北闕下，泣涕何遑如……

——曹植·精微篇

**人 物：**何先德——二十七—二十八岁，安岳秀才，青年塾师。

何娘子——二十四—二十七岁，何先德妻。

唐 瑞——十余岁，何先德学生。

唐爷爷——六十余岁，乡邻。

戴婆婆——五十余岁，乡邻。

吳泽江——五十余岁，石木工。

小 英——九岁，何先德学生。

小英父、羌民、藏民、男女乡民若干人

周繼常——四十余岁，灌县知县。

馮沛卿——五十余岁，灌县籍紳。

曾錫武——四十余岁，伏龙渡口把头。

范老么——二十余岁，伏龙渡口地痞。

刘 二——船工。

灌县跟班、馮家僕从、监斬官、劊子手、武士、衙役、兵勇  
各若干人

**时 間：**清代嘉庆年間。

**地 点：**四川灌县。

## 第一場 樹 志

嘉庆八年，春末夏初。

伏龙渡口，禹王庙前。巨响轰鸣，山洪暴发。

何先德、唐爷爷携背囊包的唐瑞、戴婆婆手里拿着正在  
編織的篾筐、男女乡民等奔上。

众 人 (唱) 雪化冰消，  
巍巍岷山，雪化冰消。  
駭浪惊涛，  
滚滚岷江，駭浪惊涛。  
洪水涌，  
河床高，  
浪拍悬岩似海潮。

何先德 (唱) 路絕江干，  
千古艰难叹蜀道。

众 人 (唱) 激流中，  
葬送人多少！

唐 瑞 (惊呼) 噯呀，船又打烂了！

幕內人呼：“救命！救命呀……”

众 人 (唱“滴溜子”)

一叶舟卷入波心，<sup>①</sup>

沙漩起浊浪翻腾。

女乡民 (唱) 那一个在喊救命，

唐 瑞 (唱) 那一个手足乱伸。

戴婆婆 (唱) 发辮子时现时隐，

唐爷爷 (唱) 洪流中断了呼声。

众 人 唉！(唱)

川主爷年年在敬，

伏龙渡总不安宁！

众人纷纷叹息而下。

唐 瑞 何老师，你还有什么教誨？

何先德悵望江水出神，默默揮手示意唐瑞回家。

唐爷爷 呵，好，好。唐瑞，明天再来上学吧！（携唐瑞下。）

何先德 唉：“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迴

川”，蜀道之难，何止于上青天呵！（唱“新水令”）

可叹这蜿蜒古蜀道，

一江斬断两岸遙。

多少人隔岸空呼号，

裹足兴叹浪滔滔。

多少人恶水洪波丧身了，

寒潭野鬼恨迢迢。

① 字下加重点的是帮腔。

閩中婦盼夫占鵲噪，

白髮人望兒淚頻拋。

造物者呵！

災患連年何時了，

安得魯班架長橋？

吳澤江背工具上。

吳澤江（唱“六么令”）

去修水碾，

身背鑽子與“開山”。

呀，古道盡頭白浪卷，

且看有無過渡船。（向右側喊）

有過河船沒得？過河！——

范老么應聲而上。

范老么 哦，是木匠師傅，還是石匠師傅啊？

吳澤江 隨你咋個喊都是一樣。我要過河，好多船錢？

范老么 來回都趕到的，還是原價。（比五指。）

吳澤江 五個錢？

范老么（故作好笑狀）他還記得順治元年的事，而今是嘉慶八年了！

吳澤江 五十文？

范老么 逗起鬧！听话：趕船過對岸，渡資很划算，水急灘又險，銀子才五錢。

吳澤江 沒有把你屋頭的人打死！

范老么 朋友，咋个兴“出言語”呵？都怪那米粮鋪要錢……

吳澤江 嘿，我修的桥比你跨过的阳沟多，今天还遭水隔倒了！（复向台侧）有过河船沒得？过河！——

范老么 老师傅，喉嚨留到做活路的时候喊号子……

吳澤江 冤枉錢吃多了，要变牛来还。（折返。）

范老么 哼！这伏龙渡上五里、下五里，这边五里、那边五里，横順二十五里，离了范么爸的宝舟，只有过飞！

吳澤江 忿然不渡，下。

何先德 （不平之憤难忍）艄水，五錢銀子的渡資，委实太昂貴了！

范老么 兄台，大河大水的，血盆头抓飯吃，硬是拿“瞎子算”（命）在打飄飄，不为几个拚命錢为啥？

刘二內呼：“客人，坐穩罗！”

范老么 （向右侧）喂，刘二，使劲推！客人，包袱行李收拾停当，船錢取在手上，靠岸了！

羌民、藏民、刘二上。

羌 民 （唱）层层巨浪迎面卷，

藏 民 （唱）水花湿透羊毛衫。

羌 民 （唱）交你五枚青銅鈿，

藏 民 （唱）盐茶多付十文錢。

范老么 （跨步上前，唱）

再請二位把手轉，

五錢銀子不多添。

羌民 好多呢？  
藏民

范老么 (憋起嗓子作解釋狀) 一二三四五的“五”，十錢為一兩的“錢”，白晃晃的“銀子”。

羌民 五錢銀子？  
藏民

范老么 噫，交給我是一樣。

羌民 (向劉二) 為什麼不早講清楚？  
藏民

范老么 從成都回松潘、茂州的都是熟客，未必還要漫天叫價！

羌民 我正月間采的一簍藥材，背到成都幾個月才賣完，只夠過兩回渡羅！

藏民 我三對鹿茸，在成都換了十斤鹽巴、五斤茶葉，都值不到五錢銀子！

范老么 客人，我們只曉得河下推船，岸上收錢，誰管你值多值少！

羌民 我們過去的時候都沒這樣貴……  
藏民

范老么 你們過去是枯水，回來是洪水呀！

何先德 (插入) 艤水……

范老么 這樣吧，劉二，依舊把他們推轉去好了。不過浪里行船，死生由命，剛才你們都是看到的。二位請上

船吧！（撩衣扎袖。）

羌民  
藏民 （气极）你们不讲道理。

范老么 去你娘的！（揪推二人。）

何先德 （忍无可忍）住手！（向刘二唱“青鸢袄二流”）

你既然摆渡索巨款，  
就该把价定在先。  
如今乘客登彼岸，  
岂非教人进退难。  
何况他边塞贫民，  
非种非宦，  
艄水呵，  
权当义渡结善缘。

范老么 噢——（唱）

哪来的腐儒穷酸，  
絮叨叨假充圣贤。  
人不为利遭天谴，  
再贵不要你出钱。

何先德 （唱）大路不平旁人垫，

你与乘客也无关。

范老么 （唱）两岸船儿归我管，

这就叫“一个老鸹守个滩”。

何先德 （唱）怪道来神气矜持，言语荒诞，

却原是地头毒蛇，蟠据水边。

范老么 哟！（唱）

聞言气得火星溅，（頓的給何先德一記耳光）

打你个“不知盐咸与醋酸”！

刘 二 打不得！他是何……

范老么 老子要他不得活！（向后侧）周順，王占标！

周順、王占标应声而上。

范老么 給我打！打出了紕漏，算范么爸的！

周順、王占标毆打何先德。

羌民、藏民見狀大怒，拔腰間小刀欲向范老么扑去。王

占标、周順將羌民、藏民打下。何先德負伤昏厥。

曾錫武手捧小茶壺聞声而上。

曾錫武 哈哈，范老么，你是几时“操攬”了的？都能够  
“乘肩头”“拣祸事”了？唉……

范老么 曾哥来得正好，刚才哟——

眉眼手势叙述經過。吹打。

曾錫武 唔……（走近何先德視之）是那个安岳秀才何先德  
嘛！这些教書匠呀，真是“牛皮灯笼”——死不亮。算  
了吧！

范老么 算了！都像你哥子这样，誰还敢在伏龙渡口求  
吃？

曾錫武 打他个“知道”就是；等他世面見多了，就不会到  
太岁头上來“耍泥巴”……

范老么（仍不服气）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背过”該兄弟伙的……

曾錫武（微愠）你懂个屁！少給哥子們摆些“壕”（烂事）！  
（下。）

范老么无奈下，临走时还对地上的何先德恨了一眼。

周順、王占标隨下。

刘 二 何老师……（急掩口，四望）我快去給他找点止血药来。（急下。）

何先德（呻吟，掙扎）公理……安……在，法度……何存……（又倒下昏迷。）

何娘子上。

何娘子（唱“昆曲”另譜）

山抹夕暉，  
炊烟裊裊暮鴉歸。  
亲手烹得魚兩尾，  
一盞香醪盼夫回。

先生，先生……（惊見先德狀）吓！（急奔撫之）血！（唱“調子”）

見儿夫皮开肉綻血汚体，  
何来慘禍在須臾？（扶起。）

何先德（徐徐苏醒，唱“搖板”）

呢呀，娘子！  
只因流痞貪婪，